

交響樂×京劇《快雪時晴》 吾心安處是故鄉

「義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短短24個字的《快雪時晴帖》，是王羲之寫給摯友「山陰張侯」的一封信。未及回筆，「張侯」已戰死沙場，手帖則輾轉流離，現在藏於台北故宮。

今年台灣月帶來國光劇團的「台灣新美學京劇」《快雪時晴》，結合京劇與交響樂，從手帖的命運開始，講述大時代下的戰亂流離與小人物的漂泊命運，問道：「何處是故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台灣國光劇團提供



2018香港台灣月：交響樂×京劇《快雪時晴》
時間：11月10日、11日 晚上7時30分
11月11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快雪時晴》創作於2007年，十年後於2017年重演，今年來到香港，國光劇團將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碰撞新的火花。

本土化的「命題作文」

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介紹道，最先開始決定創作《快雪時晴》時有着許多的「忐忑」。「京劇在台灣有着身份認同的問題，國光1995年成立，後來安祈總監在2002年加入，很多的創作都展現出對京劇在台灣的一種獨特的思考，在創作的思維上面已經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京劇院團。那國光是否有可能有一個作品比較清楚地定位我們和台灣這塊土地的關係？」當時的管理層，希望國光創作一個「本土化」的京劇作品，這就像一個「命題作文」，只是，這文章應該怎麼做？

「本土要怎麼做？沒有人知道。如果只是回應一個命題作文，我們又很擔心在藝術性的呈現上面表現不好。而且，這也是國光第一次做那麼大型的旗艦型作品。」張育華說，在那之前，國光已經完成了《台灣三部曲》（《媽祖》、《鄭成功與台灣》與《廖添丁》），但對本土化的嘗試主要仍集中在題材上，這一次則想做一個更加不一樣的。

最後，劇團找來施如芳撰寫劇本，這也成為了她唯一一部京劇作品。施如芳從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快雪時晴帖》下筆，勾勒出一個跨越了五個年代的追尋之旅。在施如芳的故事中，王羲之的摯友張容收到《快雪時晴帖》，未及回覆便北伐戰死。這點牽掛讓張容化為一縷孤魂，追尋着摯友的手帖穿越東晉、唐、南宋、清，然後來到現代台灣。在每個時代中，他邂逅不同的人，苦苦思索手帖中摯友已經表露和未及言明的意思，也在漂泊中不停追問：「鄉歸何處？」

鄉歸何處？

「鄉歸何處」正是《快雪時晴》最動人的地方。張育華說，整個故事貫穿了三條線索，一條是張容對故友手帖的追尋；一條是古代的戰爭；另外一條則是現代的國共內戰。期間所着重描寫的，是戰爭背後的母親形象，與家庭的離散漂泊。「我們更想看到的，是戰爭背後，那樣一種人的感情。戰爭是不得已的，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可能因為這不得已流落他方，落地生根。在這其中，哪裡是原鄉？原鄉與他鄉間有一個情感辨證的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有觀眾會覺得有點難明白，因為裡面有大地之母，有戰爭，從古代的戰爭到現代的戰爭，穿來穿去，舞台的調度也蠻繁複的。但是當走到最後一個年代，來到現代，來到台北故宮，張容終於找到《快雪時晴帖》，看到它有了一個可以安頓下來的家，這個靈魂感覺好像也被安頓了下來。一個你心意所屬的物件也好，情感也好，都有了安頓下來的地方。」

「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劇本中的這句台詞尤其戳人，落地生根，他鄉亦能是故鄉。正如張育華說，整個《快雪時晴》，有着豐富的故事元素和跌宕的情節，但最終講述的，其實就是心的安頓、情感的安頓。不難想像，當演出於2007年上演時，觀眾中的台灣老兵與外省人心中所湧起的濃烈鄉愁與夾雜着複雜情感的來自歲月的撫慰。而張育華覺得有趣的，是2017年時的重演，六成以上的觀眾年齡不到40歲。他們對那段歷史沒有太深的感



受，卻仍被演出所感動。「它裡面有那種普世的價值。比如現在的觀眾，有些在台灣出生，然後到外國留學，接着定居在那邊，那他的原鄉和他的家的關係也是在的一種轉換。看劇的時候，他們會認同這種情感的游移。」

京劇碰上交響樂

原創的故事穿梭古今、虛實交錯，本身就是對京劇傳統文本的一種突破。而在表現形式上，《快雪時晴》更大膽，將交響樂團與京劇文武場並置，再加入小型合唱團，京

劇演員則與聲樂演唱家一同登場獻藝。如果只是簡單的拼貼式並置，演出容易不中不洋不倫不類；《快雪時晴》難得的是，李超和鍾耀光所設計的音樂，既尊重了交響樂的編曲規則，又將京劇的唱腔特色匯入其中，中西的音樂元素被碾碎雜糅在一起，「磨」出了真正的「融合」。

當年國光劇團與台灣NSO交響樂團合作，的確可以用「磨」來形容。國光的當家老生唐文華回憶起當年開始排練時交響樂團樂師與京劇演員間壁壘分明、不情不願的抵觸場景仍是覺得好笑，「簡直可以用崩潰來形容！」

「十多年前，交響樂和傳統京劇有着很大的隔閡。」他說，「學西樂的人非常自傲，總覺得比中樂高出一頭。當時排練，NSO分成兩班分別跟兩個劇，跟我們劇的人就不是那麼高興的，感覺就是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當時排練人多，地方要大，劇團借來了中山堂二樓的排練廳。排練起來，各種樂器齊鳴，鑼鼓點喧嘩起來，NSO的樂師們聽得一個頭變兩個大。「他們最害怕就是我們的傳統樂器，比如胡琴聲音很尖銳，打擊樂又非常響。非常不融洽。剛開始的幾次排練中，他們是很不耐煩，很崩潰，集體去找簡指揮（簡文彬）抗議說實在是受不了了。」到最後，只能豎起幾扇亞克力板，生生把排練室隔成兩半，你唱你的，我奏我的。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看到我們很認真地在試他們的譜和節奏，而我們的唱腔真的很美，慢慢地他們受感染、被感動。我們的演員看着他們不停地修譜子，去了解京劇，我們也受感動。大家有了要一起把這個事情弄好的感覺。」

唐文華說，《快雪時晴》的音樂是在不

停的打磨中調試出來的。「京劇裡，每個人的流派都不同，唱腔在哪個地方要轉折，在快慢之間有非常大的空間，交響樂受不了，他們的拍數都是正拍，突然要慢二分一或三分一，他們找不着了。這時就要停下來，大家聊一聊，改譜子。對於我們來說，要適應他們的板式，不能亂動，不能即興發揮，也不能加很多的裝飾音，我們又去學習。這只是正板，那我們還有搖板呢？！所謂搖板，就是緊拉慢唱，自由的節奏。可是和管弦樂團就不能這樣，一定要全部落在既定的拍子上，要在被卡死的狀態下唱出來搖板的韻味，而且每天都要一樣，不能亂來。他們也要記我們的傳統唱腔，這唱腔太豐富了，他們只能死記。」京劇演員不能即興發揮，而要每場都力圖準確，以往偶爾一個音沒唱準，胡琴在輕重之間就幫忙兜住了，這下可好，一下沒唱準整個音就軟了，指揮和樂手們刷刷刷的幾排目光射過來，讓人窘得不行。「以往的京劇是『傍角兒』，這次不行，指揮、樂師、演員，通通是角兒，每一位都是專業的。」唐文華笑說，「這專業意味着對自己的高要求，我們自己要不斷精進。」

從看不對眼到相互較勁再到惺惺相惜甚至仰慕，排練室中的亞克力板被拆掉了，鼓動的鑼鼓點聽在耳朵裡也覺得很有氣氛，不覺嘈雜了。「到最後，他們變成我們的粉絲了。」唐文華說，「十年後（2017年）重演，NSO當年沒有參加的人都想來，那樂池裡都快塞不下了。當年的感覺完全反過來了。」

這一次，《快雪時晴》來到香港，國光劇團攜手香港管弦樂團，這其中又有什麼碰撞與摩擦？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死亡遊戲與審美真相 ——談《伊狄帕斯·豬亦拍屍》

兩年一度的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剛結束。2018年國際黑盒劇場節，是香港話劇團與西九文化區聯合主辦的正式開始。相較於過去主打新編劇場小品，2018的定位明顯有所不同。除了特別富有實驗性，也在《美好的一天》、《中性》、《五段小品》中，從素人、跨性別人士、青少年等不同層面上引入更多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加設不同主題的工作坊，使得表面略帶偏鋒和小眾的劇場，在形式和格局上營造出更多層次的思考。這裡談談尤為有趣的澳洲/香港《伊狄帕斯·豬亦拍屍》(Oedipus Schmoedipus)。



■《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香港話劇團提供

顧名思義，《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大概是個戲謔式製作，開經古典玩笑的劇場。現場觀演時才發現，《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原非《伊迪帕斯王》的後現代版或惡搞版，而是比想像中更具膽識的劇場再現。《伊狄帕斯·豬亦拍屍》開首十多分鐘，已是郭靜雯、文瑞興的無言形體集錦，密集串燒多個戲劇經典中的殘暴死亡場面，如《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服毒、《泰特斯》的割舌斬首、《馬克白》的匕首刺殺、《奧塞羅》的勒死妻子、《安蒂崗妮》的石洞吊死自盡等等。

《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在連番殺嬰、自殘、搏鬥、謀殺、謀殺後，郭靜雯、文瑞興的白衣都被鮮血浸透，場面滑稽又荒誕。原來我們不知不覺看過那麼多帝王將相的血腥暴力，卻又習以為常、照單全收。接下來三名黑盒劇場舞台管理人員，極速把滿地血跡清理乾淨。再由郭文二人棟篤笑解構第一段「殺人大全」，也讓25位隨機招募而來的素人演員登場。素人演員由第一位被邀上台的觀眾開始，再加入台左右登場的廿多位朋友，先後跟着提詞機指示跳舞、做動作、講對白。中段部分更換上「戲服」，如波鞋少女穿上維多利亞時代蛋糕裙，地中海大叔披上貴族外衣，四眼師奶戴上英式家庭幫傭帽子，分別講出一句句關於死亡的經典對白。在在表現業餘、排除顏值，連對白也不必倒背如流，機械照唸可也。最後，素人們披上白布扮群鬼，都手腳不大協調，搖搖晃晃，整

齊欠奉。一小時十五分鐘的《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專業與素人的交錯，讓我不斷捫心自問：我對劇場演出和製作的褒貶審美，究竟從何而來？當表演藝術至今依然是相當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一件事。正如香港劇本翻譯者甄拔濤借郭靜雯、文瑞興二人人口中道出，香港學戲的都想自己是潘燦良，編劇個個膜拜莎士比亞，可惜我們已「輪在起跑線」，連審美判斷都是舶來品——免不了喜歡看年輕俊美的演員光芒萬丈，哼哈做打如滾滾長江滔滔不絕，意愈愈有貨。

《伊狄帕斯·豬亦拍屍》在澳洲編導Mish Grigor和Zoe Coombs Marr的創作中，絕不是社區劇場，亦非殺行慈善。這裡聯同香港專業話劇演員和素人一起揭開的真面目，其實是前殖民地時代價值觀、審美觀及當代優秀教育哺育長大的我們。我們期待什麼，欣賞什麼，厭惡什麼，還有那條種族、文化、性別的尊卑界線。因此，舞台上不斷「死俾你睇」的場面，不是談死亡，是談價值。我們羨慕成功人士，被不同行業的明星迷倒，追看真真假假的皇室宮鬥情節，把卑微的自我投入遙距的生榮死哀。所有人物都是假的，我們無限投進去的情感與慾望卻再真實不過。人人都想去莫斯科。

《伊狄帕斯·豬亦拍屍》糅合現場藝術、劇場及當代藝術的元素，通過專業話劇演員與素人演出者，拉開了想像表演藝術的兩極。戲劇與一切文化表現形式，在人文精神的審視下，同樣是平等開放予人類的。然而，真正究極被召喚進場的，卻是在座觀眾的文化DNA。《伊狄帕斯·豬亦拍屍》的棟篤笑部分就毫不留情嘲笑，戲劇不是演給觀眾看的，而是演給「懂得戲劇」的觀眾看的。

在台下，在現實世界同樣卑微的我們，原來還可以再細分下去。不用勞動測謊機等架生出場，懂得《海鷗》，你不妨笑得開懷些；會唸《哈姆雷特》奧菲莉亞的臨死獨白，你又會再過癮一點點。笑中有淚，笑中也有文化資源。我們都是豬八戒，一不小心照了一回照妖鏡。

周末好去處

香港國際文學節xUber 「書遊全城」漂書行動

第十八屆香港國際文學節11月2日至11日舉行。今年文學節與Uber首度合作，帶頭舉辦#ShareABook「書遊全城」漂書行動，在公共場所和Uber車輛上放置數百本書籍，鼓勵市民多閱讀並分享世界各地出色的文學作品。

市民可於圖書館、咖啡館及餐廳免費領取或到香港國際文學節網站下載#ShareABook貼紙，貼在想分

享的書籍封面上，亦可在書裡分享信息給有緣人，一同參與漂書活動。幸運的乘客只要拍下在漂書行動中所領取或送出的書本照片，並以#ShareABook分享至個人社交平台，將有機會獲得價值超過港幣2,600元的香港國際文學節晚宴門票2張，與美國得獎作家Cheryl Strayed會面。今年香港國



際文學節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深及新晉作家參與，

活動包括座談會、文學午餐和晚宴、工作坊、講座、辯論、簽書會和閱讀環節。文學節並將首次在大館古蹟及藝術館舉行，今年重點關注女權主義、LGBTQ+議題以及覆蓋音樂、歷史、政治、科幻小說、詩歌和環境題材。

聲影配《禾·日·水·巷》 影像作品公開招募

由作曲家林丰、爵士結他手及作曲家張駿豪，以及香港執業建築師黎智禮，攜手創作的《禾·日·水·巷》音樂旅程，將於2019年初於「賽馬會藝壇新勢力」期間舉行。林丰及張駿豪特別選取了其中兩個樂章讓大家重塑想像，與作品互動。這兩個樂章分別是由林丰作曲的《untitled》及由張駿豪作曲的《Stillness》。參加者只須以《禾·日·水·巷》兩個樂章之一為靈感，圍繞「香港」，透過照片或錄

像，分享心目中的香港。獲選取的攝影作品，將有機會參與《禾·日·水·巷》於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間，在市區重建局位於中環的H6 CONET設置的同名展覽中公開展出，而所有參加者都有機會免費欣賞在中環大館公演的《禾·日·水·巷》，名額最少10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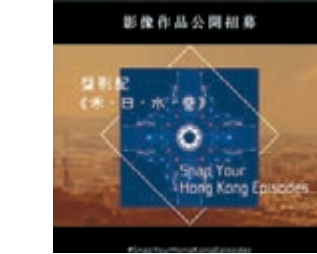
參加辦法：將作品上載至Facebook或Instagram（設定為公開帖子），配上50字以下的作品介

「文物時尚·荷李活道」 體驗「昔日情懷」

「文物時尚·荷李活道」街頭嘉年華即將於11月4日舉行，這次嘉年華的設計方案由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香港分校（SCAD香港）學生應發展局邀請完成，與公眾分享年輕設計者們眼中的香港回憶和本地歷史。

整個設計理念以「昔日情懷」為主導，糅合兒時回憶與香港歷史，四位學生包括 Carson Ho、Guen

Alas、Mynah Bhattacharyya 和 Marco Choi從傳統的街頭小食及極具香港情懷的玩具中汲取靈感，應用在荷李活道上的裝飾和宣傳物品。另外，於活動期間參觀大館的訪客更可觀賞由SCAD策劃的文化活動，包括「《動·幻·聲》繪畫與古箏」的現場表演。一系列精選由SCAD高年級學生的動畫作品亦會在演出期間作中場播放。



紹，並標貼#SnapYourHongKongEpisodes。

作品類型：至少3張為一組的照片，每組最多10張（請在相片介紹中標明作品的相關聯繫），或18秒錄像

截止日期：2018年11月18日，香港時間下午11時59分



SCAD香港亦將於荷李活道設置「Pop up」，並舉行「動態攝影」及「T-Shirt絲綢印刷」活動，供訪客製作專屬紀念品。

有關活動詳情，請瀏覽發展局文物保育網頁（www.heritage.gov.hk/tc/whatsnew/events.htm）或致電2848 6230查詢。